

刘烨园 / 著

在苍凉

在苍凉

生命呼吸·当代散文名家丛书

在苍凉

刘烨园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苍凉 / 刘烨园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6

(生命呼吸·当代散文名家丛书)

ISBN 978-7-5060-6492-7

I. ①在…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7791 号

在苍凉

(ZAI CANGLIANG)

作 者: 刘烨园

策 划: 张 杰

责任编辑: 姬 利 陈丽娜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8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492-7

定 价: 49.80 元

发行电话: (010)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目 录

向导	__ 001
脉的影	__ 003
都市山谣	__ 006
三十岁札记	__ 013
在苍凉	__ 025
中年的地址	__ 033
冻原舞流：子夜……	__ 038
在阿布兰阿德庄园听讲解	__ 047
何时？何地？何事？	__ 055
很旺的血	__ 063
在“物”的尽头	__ 069
萨特墓前的鲜花	__ 080
别了，世纪	__ 083
重返“红卫兵山”	__ 087
战场	__ 092
濛濛的年轻	__ 095

夜在当代讲述什么	__ 098
领地	__ 111
岁与岁	__ 115
樺	__ 118
精神收藏（10 则）	__ 122
沉积湖	__ 176
暴风雨之履	__ 178
家族	__ 182
红林问语	__ 190
我的兄弟死在路上	__ 195
永远的舞	__ 210
在世间	__ 218
栈——冬的断片	__ 222
不止一个四季	__ 227
1969 年的深山荒雨	__ 235
我们去看萧红	__ 243
新艺术散文札记	__ 249
大地重现	__ 256
故乡之所以是故乡	__ 261
构思——寂静中的自省	__ 263

滤埃之读 __ 266

你是对的。尽管你不是唯一对的 __ 270

天赋独立 __ 279

铁路：一个词的催促 __ 290

才华之烙 __ 293

当代的真实在于没有“当代性” __ 300

生存是岸，良心是河 __ 303

自剖为雨 __ 312

火候到了，写张便条亦有气韵 __ 316

自述 __ 319

异数之美：苇岸与《大地上的事情》 __ 322

精神自有精神的答谢 __ 324

“古拉格”方舟 __ 329

以大陆的力量 __ 332

感受《临界·大十字架》系列之“光” __ 353

时间是有利息的 __ 359

法桐夜笔记 __ 375

因为离生命最近 __ 391

一个记挂着的文学兄弟 __ 403

总有一天，等到我们老了，我们也许会去寻找年轻。人们管那叫回忆。

可是，那时她也许不会和我们相认了。我们老了。似乎早就面目全非。我们拿什么去做重逢的信物，谁是自信而成熟的向导？如果我们死了，当我们的孩子来到她的面前，又将用什么去证实我们也曾是她的弟兄，就像一个孤儿，在茫茫人海中无法执着当年的信物，找到父辈最信赖最侠义的老友一样。她不会收养他们。他们不知也无法找到漂泊中隐约的北斗。生路断了，他们靠什么又怎么走，该走向何方？

长歌当哭。“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

于是只好茫然闯荡了。而结局的不幸往往比我们更其悲哀。因为没有任何一代人能独自走向一截界碑，就像没有任何事不曾有过开始一样。1919年的“五·四”之夜，是1840年以来也是上溯几千年文化积聚的嬗递，欧风美雨的连绵，其实也早在雅典城堡的年代就飘临了。好事坏事皆如此。而我们即使有权对不住自己，却又怎么有权虐待后人？他们也许不愿像我们一样生活。他们还幼小，日子一望无际。

他们也还有后人。……

年轻掉头走掉了。因为有人活着时没有勇猛地伸出手去，没有挺肩而行，独立且担当。我们赊欠了无数龟缩的借据，就为了用生命赎回那

包典当的旧衣物。它沉重而破旧，我们曾指望它捧回如断气在即的微息的满足——于是没有留下一段和年轻生死与共的岁月，一枚她所熟悉而亲切的戒指，一封唤醒思念和感动的信笺，一张在遇难的焦土边一同微笑的照片……这就是历史，若干年无颜见江东父老姊妹的所谓幸存者的历史。

太阳下山时听不到的声音，太阳升起时也不会听到了。

年轻不是无血的数字。一切的陌生不是因为我们老了，而是我们早就面目全非，早就抢先背弃了她。背弃了她的蓊郁的想象和激情，深刻的果实连同苦难的月光与信念的河流。春去秋来，她们颤抖着也踏实着，犹疑着也坚定着，多情而善感，公正又忠诚，慈爱并严厉，生机无比，息息不尽。

她是那么热烈，那么难得。“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们的孩子也许终将因为自己的幸运而结识她，懂得年轻为负重而来，为无羁的快乐而来，也为她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后世而来。到那时，他们将恍然大悟，憎恶我们，永远不屑提及。他们也许根本不需要托附和抚育，不企望任何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安排，但他们想倾听到父辈应有的责任和启示的钟声，并让它久久地响彻下去。他们可以不必为此产生自豪和信任，但也不愿看到我们最多不过是一摊教训与耻辱的淤泥，或者根本就没有活着的必要——因为如果真的前不见古人如此，后没有来者这般，我们就成了死后都挡路遮目的罪愆了。

而我也算一个么？一个进化了的蚊子？

我还不老呵。

而在我活着的时候，亲眼所见，连草们都很忙，很紧迫，很朝气，葱茏如愿。

它们情有独钟。

脉的影

在从前的时代，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来临的，从何处而来。那时，我刚刚算一个青年。

一个在脸污汗黑的工友兄弟中，砸铁度日的不起眼的青年。

兄弟们个个豪爽、强健。没人偷懒，也没人知晓——当瘦弱的臂膀抡得渐渐有些出圆，渐渐不再吃力；喝“老大”递来的半缸子浓茶，也敢迎着 he 赞许的“鹰眼”，“自己人”似的随意笑笑的时候（那茶垢如井，掉瓷的新茬旧痕像老白杨古怪的睡眼一样的尤物，那一次能盛三斤瓜干酒的“壮汉”般的大茶缸呵），他们走了几万里的“南蛮子”兄弟，还会在厚蒙炉尘的臭椿树下，倏地看见她在烈日下飘过，飘过……清润地占有周围的气息，还有，他的青春。

这时，喧嚣是陈旧的，但疲累是明亮的。而她来过的子夜也在漂泊——原来时光也会漂泊呵！就像血会在命运中离开身体，独自流向远方一样。

十八岁半。太清楚的年纪。

“你，小着呢！”老大总这么说。大大咧咧，端一碗醋炒土豆丝，从工厂食堂那头过来“合餐”，在堆满煤渣的墙角。那只大茶缸里又是酒，一日两餐不离的瓜干酒。

他几掌就能把馒头们拍成“夹层饼”，一口咬去半个“饼墙”，像掘

土机。他会吼梆子调，打架从不操家什。他没有泪，自然也不理会压在肩头的泪是南蛮子兄弟没有去向的成年之礼。他不知道孤独首先是“独”，不懂失眠，不懂漂泊不是远行而是剥离。剥离一切，一层一层地，直到最后剩下一无所有的“存在”。

他老大不小了。有过荆河边卖烟酒的相好女人。等等。但他没有她。我敢肯定。

她不常来，也不离去。从未在生活里真正见过她。真的不认识。她是一个秘密。

我在心里对体贴我的老大说。

但我认识那片蓝天，没有任何脚印的蓝天；还有那块芦花稀疏的沙滩，河水清亮而流的沙滩；连同我的欲望，我的感觉——桥一样嘎嘎胀裂向往的梦幻之虹。风景是故乡的。她就在那儿奔跑、张扬，无忌无惮。飞腾在半空的时候，我只能看见她惟一裸露的赤脚，它们和鹿的眼睛一样纯润，不沾一粒沙儿，不挂一根草屑，鲜活，洁净。她在唱歌哩。听不见声音，“呵，呵”的清曲却直往心里走，一阵阵轻悠、舒悦……从哪儿听到过呢？她像谁，又是谁呢——人是多么现实呵！那袭紫色“衣裙”不是明明不合1972年的时宜么？……而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脸红——这样的诘问、判断，是贪婪拥有的先兆呵！

阳光那么寂静，风无声无息。可一切都在波动，都是活的——日照中天，芦茎扭曳。她在飞翔……没有汗，没有燥热，没有媚眼，像还未孵化的另一个天地。惟一现实的是她飞起时在沙滩奔跑来着，欢笑来着，看不清是谁，永远看不清。长发丝丝缕缕，拂住她的脸，也拂住变幻的瞬间——故乡的青布圆口短衫、直筒宽裤，不知不觉就一抹翩翩紫色了；直立的、狂奔的凹凸身姿，又何时横浮成了起伏于半空的“云彩”？……人真是顽固呵，怎么还要想她是否是那时“禁书”里的细节，“政治学习”时身心的“跑马”，抑或，现实相思里的谁谁谁呢？

眉目之间，就不能再有别的什么了么？

比方一只船。只有大海知道她从哪儿来。

也许是一只蜻蜓，揭去成年的封面，她就嚶嚶飞在童年的瞬间；合上，她就不见了……

可我是这样长大的么？几万里走走停停，几千个一天一天，几言可尽呢？

……

后来，终于不再问她从哪儿来，怎么会来，也不再问她是谁了。

只知道她在哪儿。只知道什么时候她不期而至。

最难的时候。最不怎么样又最是自己的时候。

那个时候，面具在纠缠中一掰两半，“再踏上一只脚”。一声“自作自受”，她就欣慰来临了。

自然而然，盼不来的。一旦出现，却肯定是“我在故我活”的深处。

于是我“敞开”，像春天哗哗的绿叶一样无限不已。

这种时候没有外界。

“咋又不说话？”

“哼。他？给谁当儿当媳妇也不会和谁相似。”

怀念老大。感谢老大当年替我回答——那夜，电影散场之后，一伙人肩搭背心，赤着脊梁，在街上走着，饿着，从《第八个是铜像》一直遛到车站前老大又一位相好的排档。平平常常、痛痛快快、忙忙碌碌的热情和酒饭都在那儿等着呐，无论我们什么时候闲逛抵达……

活着。敞开的时候太少太少了。

“我一生都在等她。有这样的幻梦，真实才是可靠的。”

我想告诉已经老了的老大。在他已不知下落的南蛮子兄弟独自疾走的夜里……

只是时代不同了。

真快。

1996.5.9

都市山谣

米勒

米勒适合回忆。人类与生俱来、必不可少的回忆。当厚厚的白云路过夏末午后的太阳时，芳草萋萋的山坡上就有了一片黄昏一样宁静的荫凉。仿佛太阳这安详的长者正被一群少女旁若无人的气息打动着，扭头望去，也跟着回到早年的血性似的。这宁静短暂又长久，透透迤迤一生，像他们刚才分吃的野果乳白的嫩汁。而这时她正走向草岗下边那片深蓝的“月潭”——一片永不会干涸的湖。就像他身下漫山的草丛，即使到了深秋，也总是弥漫着潮湿的地气和鲜茎的味儿一样。

她走下去了。走走停停。散乱的稚发斜戴着那顶紫色喇叭花结成的蔓圈儿，若无其事的样子。爱是能够证实的。她已经得到也给予了别人很深很野的欢乐，纯粹得就像他头顶这棵乌桕，身边一望无际的野透了的山水似的。没有人能在一个午后给人一簇那样年代里的幸福——那是血与火，压抑与禁锢史无前例的无处不在的漫长年代。远离人间的山野“禁果”对应着伤痛，也无端地膨胀开了本不该拥有的意义，成了一个又甜又涩的再生的秘密。她做到了。她是无意识地做到的，无意识得原生、

情愿，本色、疼痛、欢快……一切不过尔尔。她也许根本就不认为这是“禁果”，悄然离去得就像一支曲子必然的延续——这感染了少年。茫然的少年躺在乌柏树下，也仿佛永不再需要她了，便任身心舒展在这片“黄昏”的宁静中，渐渐无知无觉，历史的“事件”、“幸存”，这时也似乎不算什么了……

然而这样就更算什么。真正的算。历史与这一刻，从此分别凸立在生命里，遥遥丰富，根根相润。就像唯有他的故乡才有的巨笋似的群山一样，它们各自高耸不逊，但山脚与山脚，又必然葱郁不舍地相连。

草岗托送着仿佛无形的四肢，像在史前的岛上；仰头高望，思维仿佛也不是自己的了。少年体内的温热吸足了徐徐的南风，正追随着那一朵一朵的白云款款而去。乌柏树下，他们印在灰圆巨石上的汗渍依旧隐约可见，像亿万年前群山刚刚露出海浪的苔斑。那时生命们还是溅落的细胞，不知何去何从，究竟能进化成什么生物还是未知数——人不过是一烟飘散的幻觉。

这时一片白云移开了，阳光豁然倾射下来，但很快又被更大更厚的另一片白云不知不觉地挡住，续出更远更凉的荫影，一直伸展到湖面……少年就在这时静静地想起了米勒。中年的米勒，已经体验了很久的劳累汗水和人间疾苦，似乎渐渐平和了——他修好了欧洲的牛车。他在刮着新伐的橡木上的糙皮儿。他扛起了最后一袋马铃薯。他拄着犁杖，身后是残旧的木栅，矢车菊正开得旺盛。麦茬又掠过捡麦穗的女人们窸窣的裙裾了……另一片大陆的田园肯定也不是纯粹的。没有什么日子是纯粹的。但所有平常的生活又潜流着纯粹的瞬间和声息，就像他们刚才的幸福一样。米勒平静、自信地抓住了这一切，蘸进点点滴滴的色彩里，倾听着它们穿越时空，在一个异国异族的早谳世事的少年心中悠悠回应。真正的艺术是可以吃的。像这深山湖水，养生养性，四季受用不尽。少年的身心被润得饱满而多汁了，人生的欲望奔流得自由自在，平静清柔，不再像刚才两人渴望时那么狂躁、急迫了。

他这时还没有米勒深刻的汗水和疾苦，不知道这回忆似乎是一种命

运的召唤。他正等待着。为着这等待，夏天午后的白云和阳光创造了如此永恒的宁静。他接受了米勒给予的微笑，这时真的把她完全忘记了。

然而他错了。他太年轻。还不懂得如果他和她再有一次、二次……这个午后才更难忘，更完美。

米勒为此深深遗憾了。他抚静了他也弄浅了他。米勒来得太早了——年龄是那么关键。什么事都不能经历得太早或太晚，就像冬、夏才发芽的种子，与春天发芽的结局绝不相似一样。时间因而成为悲剧之源。

米勒压根就不知道一生的漂泊，使这个异族少年沿途的相遇，都永远只是有着开头却绝无下文的苦涩怀念。

“快来，快来呐！”她在湖畔弯着腰，像在和清悦的水声欢笑。远远的，那垂着长长黑发、连着白衣红裙的身影一下子陌生了。太阳又出来了。他和她隔着蒸腾的热浪，恍恍惚惚。学生时代的风暴还在漩溅，米勒的感动却永远地留了下来。

他守住了从血里长出的这些秘密。

日落风啼。

物迁人移。

世事的纷纭里，那一年的米勒，如今热泪一般濯亮了中年混浊、疲惫的眼神。

于是都市深处，只有山谣的倾听。在人欲与责任并不矛盾的真实里。

梵高

梵高在巴黎什么也得不到。他只能耗掉，耗得不明不白，身心交瘁，一无所有。100多年前的那些繁华的街道、吵闹的酒吧和股票、烟囱、教堂也正经历着人类灵魂史上极其痛苦的混战，就像如今人们在形形色色的暴富、享乐、污染、平庸、心计、信息、电子、发达与善变等等的满足中又常常疑惑、内惧，似乎无根无源，飘来浮去一样。欲望与选择，城市与田园，世俗与自我，决心与行动，获得与失去，安定与风险，心

与肉，他人与自己，明确与迷惑，冲动与悔恨，这与那，爱与恨……林林总总，当年也正由一颗敏感的灵魂默默忍受——谁叫他丰富得像一域自然，强烈得像一柱熔浆呢！即使他不出走巴黎，也毫无建树，仅凭能够无人知晓地承受着这一切而郁郁夭折，梵高也是不朽的了。哈姆雷特不就是这样永恒的吗？

哪个年代没有这样的灵魂，这样痛苦的混战呢？

然而梵高成了命运的河流、声音与太阳。

有人发现了“你的对手就是你自己”。梵高则打败了这个对手。他浑身疼痛，青痕累累，却从不自得，没有笑容。他不是浮士德。他盯着你，又视而不见——一身高深莫测的风格。

没有人敢正视这样的眼神。他压迫你。那只颤抖的手一开始就重重地插入了人心。看他的时候，你得离远点儿，不由得低下头，任内心与他对话。那些阿尔的太阳、埃顿的花园、矮树丛、老磨坊、麦田上的鸦群和向日葵……正奔流、涨溢着人的血液，伸展着神祇的火舌。你得当心呵。从那样的混战中走上高地又一言不发的人有资格有力量仅仅用一个背影就击倒你。他正把群山沉重的魔力注入潮水，顶在你灵魂的洞口，发出扑扑欲裂的响声，一脉一脉地顽强渗透进来——你不能再看那些画的细部，无法凝视那些线条和色彩，你还要等许久，一直等到你足够坚强也足够身心对称，才能真正接受那些肤理永生的美感。因为梵高不属于欣赏。你还来不及细看，一生的感受就从未有过地猛烈了。这是一个火球，一片暴风骤雨的海，一个你在此之前从未见识也无法想象，更不能倾诉的神、人、兽都超强、超烈地合一的天才奇观！你没有了退路，只能站在展厅或画册的另一角，闭上眼，在受不了的时候，捞救命稻草似地想想气功、佛语，用深呼吸用冥想拼命地抵抗他（写到这里，胸口又像第一次看梵高的画册时那样一阵深似一阵地疼痛，憋闷，喘不过气来了）……

你可以被渗透，吸收，但不能被征服，被压垮，因为梵高不希望这样。这不是他的本意。他属于真正理解拳击意义的那类人。一个决定生

死碰撞和考验的时刻正在来临——梵高的目光在教你自救而不是呼救，胜利而不是屈从，永生而不是完结。他的向日葵、鸢尾花、常青藤永远在生长；他的斯赫维宁根海滩潮水汹涌，风助云势，日夜不息；他的静物是他的深沉，他的人物是他的痛苦，他的风景是他的庄严——大自然从梵高开始有了根深蒂固、不屈不挠的人的血性、崇高、激情、绝望、再生、思想、冲动和爱情。它们从此可歌可泣，可亲可敬！它们就是梵高。哈姆雷特就是它们！人的命运就在这样的线条、色彩里喘息、忍耐、愤怒、嘶喊、燃烧……它震颤着你，指引着你，回应着你，丰富着你，创造着你，如同敌人也如同朋友。你爱上了它就该挺住，你挺住了就真正得到了。从此相濡以沫，生死相依。

这就是缘分。不服不行。

无敌的梵高，不是逃离——而是战胜了自己和巴黎。

毕加索

毕加索什么都得到了。他是靠漠视一切、不择手段得到的，似乎从不去想别人是否也漠视他。这头健悍的公牛戴着面具，但只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量自己。他相信发现了自己就发现了人类、历史、现实与未来。这有些儿像一个富翁发了不义之财，客观上却也可能给社会带来物质的丰厚一样（也许他主观上也想着既为自己又为别人）。人性多么复杂。梵高把痛苦和庄严的枝叶燃得熊熊，毕加索则把破坏、暴虐视为狂欢。然而正义感和法律、功利封锁了他。现实通不过的防线，被他用想象和艺术的炸药炸开了。好奇、探求、阴暗、光明、热爱、虐待、发泄、毁灭——种种“恨不得”如何如何的欲望，是人性最深处的正常，是最深处的折磨也是最彻底的快感。谁没有哭喊咆哮的自虐、摔物的冲动和欲死的解脱呢？撕书扯纸的幼儿，卸毁玩具的孩子，踩死小虫或拧断花枝的严谨岸然的游人，背地里咒人恨物的正人君子，以恶作剧拿他人取乐或跟着忍俊不禁的“肇事者”与“看客”，以探求别人的隐私或津津乐

道为快感的心态，不是在世界的角角落落比比皆是么（更残忍的犯罪行为就更不必说了）？

若干年过去了。在梵高的使命被夸大、扭曲之后，历史仿佛自然而然地要给毕加索戴上王冠。

然而毕加索身心深处要破坏的还不仅是这一切，还包括他所爱恋的那些美丽、圆润、快乐的女人。那些活生生的肉体，那些肉体深奥的隐秘，那些本能性的快意和形而上的思维，连同强壮宽厚的牛，摇曳的花草和名利，建筑，日常用品……一切都统统勾起他既需要又喜欢，既品味又好奇，既呵护又反感，既满足又遗憾，既“恨不得”摧毁又无力无胆去做的疯狂！他毕竟是怯懦又理智的，毕竟古希腊文明的深厚养育，即使在性虐的迷狂里也不乏人道。而他倾诉在“格尔尼卡”和“和平鸽”里的正义感更不允许他去破坏，法律和功名也使他不能也不愿因完全任性而失去“既得利益”。他矛盾极了，痛苦极了，愤怒极了。这个我行我素的天才可不愿忍受这种折磨，他寻找着报复的符号和不委屈自己的时刻——然而他只有艺术。艺术是生命的。世上只有艺术遮不住灵魂和人性、神性、兽性。于是他的“变态”在画布上招认了。那些被撕裂、肢解，然后任意“搭配”的女人，那些牛头人身、鬼里鬼气的“怪物”，那些被用几何图形计算着血肉隐秘的“色块”，那些猥亵的、幸灾乐祸的“线条”（幸亏是在画布上！如果是在第三帝国、中国“文革”时期就糟了），都和他的艺术的虔诚、“蓝色”的美丽、良知的严肃、对朝阳般丰腴胴体的挚爱一样葱郁、真实。这个天才太渴望拥有、破坏和虐待了，又被破坏和虐待折磨、压抑得太苦了。他甚至不会转移、改造这些渴望和痛苦。于是人性深处的癖好在崇高被发现、树立多年之后开始冲出“黑洞”，公然招摇在光天化日之下，无遮无掩地浮上艺术的神殿！它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参照，一种警醒，一种创造——但毕加索给予后人最好的启示，是他将这一切用对了地方，他从未让它们从艺术之河越位半步，染指政治、法律等等公共领域，就像东方那个所谓的诗人兼政治家以诗的想象治理国家一样。